

秋光

□博尔姬·塔娜

秋光如水
清空了风和心情
洗净了天空和飞鸟
上苍降下恩典
澄澈的注视仿佛珠宝

绿色还未隐去
斑斓已沉静呈现
秋的谧曲
一首无字的歌
懒懒问及冬的消息

草籽含油
我心藏蜜
牛马蓄脂
我心如奇
白露凝霜洗净苍苔大地

白描(组诗)

□金鹰

什么是惊喜

不知是什么东西滑入水里
很冷
星辰,山川,草木
也很冷
躺在河边沉思
这些年承受着高楼的晃动
没被摔死算是幸运的
盼望下场雪
一直没有等到惊喜出现
天,从未阴冷

寒夜

乌云掠过
巴音塔拉戈壁,打开窗户
吹进了外面的黑暗
夜唳啊,与我的想象一样
羊群已化作大风
荒草发出细微的尖叫

傍晚

余光渐散
荒草更加紧密地聚拢在一起
一探紧挨一探
就是从这样的凄黄中
我看见一只枯萎的手
伸出来
拼命托住
即将消失的山峦

刻印

醒过来时
长途汽车停在了小镇
寥寥几个人,上下晃动
从座位上只看见他们的后脑勺
仿佛上面刻着我熟悉的
一些名字
巴特尔、哈斯、苏和
转头看见
一群黑马迅速划过
移动中的
红格尔塔拉牧场

事物聚集在一起

就像楼下那颗老榆树
习惯了孤独
河流山川,它们也喜欢独处
许多事物聚在一起
就热闹了
白天里的繁花照耀到
深夜人静时变得
孤影相随

岩画鸟

粗狂的勾勒
或许是一种假象
其实,身心早已
紧贴着卡斯特地貌的峭壁上
目光灰暗
不死鸟伸出古老翅膀
托住一轮火球
而那些浴火中的草木
正在燃烧

思绪

许多事物
在这个季节默默离去
从寂静处眺望
潜伏于大地的尸骨
正在酝酿下一季流火
那些逝去的,总会留下点什么
就像锡日塔拉牧场
经过一场秋雨
轮廓变得更加清晰

诗塞境外

□李倩

老家院子里有三口缸。
灰扑扑的,靠着颓败的红砖墙,一字排开。缸底因潮湿爬上了苔藓,缸盖上的铜钉没挡住风雨的侵蚀而变得锈迹斑斑,却依旧牢牢抓住裂开的缸盖,似乎要护住缸里的粮食。
是的,这是粮缸,尽管里面早已空如也,但曾经,装着满满的三缸粮。
记忆中,这三缸粮曾被稳稳地安放在父母住的东屋。东屋,是我们家的“财政要地”,东屋里很多地方都有一把锁,比如床尾的大樟木箱子,比如床边的写字台抽屉。当然,这三缸粮上不得锁,不过那分量极重的缸盖对于孩童时期的我而言也算得上一把锁。

母亲总爱把一些稀罕的吃食放在缸里,不知这三缸粮是否具有冰箱的作用,现在想来,放进粮食里的苹果、点心确实存放得更久远了一些。

还记得我最爱吃的是一种红香蕉苹果,被母亲放进缸里,叮嘱我说,等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整整一个月,我眼巴巴地盯着这三缸粮,气鼓鼓地望着那些缸盖,脑子里无数次冒出“司马光砸缸”的念头,甚至做过这样的梦,缸破了,麦子洪水一样流出来,我被淹没着的鱼,扑腾着水花,朝我涌来。

终于,母亲从缸里拿出了苹果,那些苹果的果香混合了麦子的香气,愈发浓郁,咬一口,真甜。

那时的我,对这三缸粮真是又爱又恨。它们让我不得学会等待,却意外发现,漫长等待后得到的满足,才会给人以极大的喜悦。

朴实的乡民,手里没有多少钱财,只存下点粮食。想买东西也很方便,自然会有那走街串巷的商贩送来村里。以物换物,那缸里的粮食可以换到想要的任何物什和服务。小商贩、手艺人到村里的那天,也是母亲打开三缸粮的日子。换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有时是香脆的馓子,有时是脆甜的西瓜,还有时候是几只黄黄的、软软的小鸡、小鸭。换小鸡小鸭的时候是不需要当场给粮食的,总要养上十天半个月的,等下次交鸡鸭的商贩再来,看

□曾烟

那几乎是我半生的预谋。
我放下干了一半的农活,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夜里十时到达呼市时,天空下起了雨,一忽儿又下起了雪。母亲一个人在地里干活,雨水浸湿了成熟的玉米棒子的外皮,这样就不会刮伤母亲手掌中翘起的老茧。每年秋天我都盼着下场小雨,或小雪,这样就可以有片刻的闲暇站在窗前。看着雪落在车厢的玻璃窗上,融化了,划出一条条横七竖八的细线,像乱成一堆堆的蜘蛛网。

跟同方向的人拼了一个车,天阴得厉害,辨不出东南西北来,感觉车子一直往北走,但通知书上明明写着校址在南郊。而我之前一直往北走,每天早起床来,带上饭盒赶往北城郊,去商场做理货员,晚上九点下班,天已大黑,整整四年不曾间断。那四年儿子在读大学,我丝毫不敢松懈,生怕停下来,儿子就会中断学业。在这样一个独自远行的夜里,我依然像奔波在去往商场的路上。

呼市是一个爱下雨的地方,夜里合衣而卧时梦见捡树枝,梦到母亲和我一起雨中捡树枝,父亲去打猎了,我和母亲站在洞口等着他。后来就醒了,回想梦中场景,我们大概是要拢上一堆火,等着父亲回来从肩上卸下一只猎物来,放在火上烤,食物和火为我们驱散了恐惧和寒冷,而这种最简单原始的生活方式是我的理想之一。很多人也像我一样靠着这份执著才活下来吧。

平儿最先提议去小黑河散步,她要避开校园里成群的流浪狗,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起她的一个朋友被流浪狗咬伤手指的事。所以,每天早上我陪她去小黑河之后,我便独自去小西街找流浪狗。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流浪狗,大大小小十几只聚在一处,围着食堂前面的几个垃圾桶追逐打闹,累了就随意躺在树荫下睡觉,全然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丝毫不为马上要到来的冬天发愁。我给它们取了俗气的名字,小花,小黄,小黑,词穷了,就接着

三缸粮

总共养活了几只再给粮食。

这三缸粮被母亲换来稀罕的吃食、院里的生灵,还换来吃饭用的盘碗、下地用的家伙什儿。

着急需要用钱时,父亲便把收粮的商贩引到家里。打开缸盖,一人手撑着化肥袋子,一人拿瓢从缸里舀出粮食倒进袋子,扬起的烟尘让父亲眯了眼睛。

自然,被吃掉才是这三缸粮的最终宿命。通常,会在天气晴好的上午,母亲一点点把缸里的粮食搬到院子里,不多,一袋子足够,这就需要母亲来回跑上三四回。院里准备好的三大盆水,地上铺一领凉席,一张塑料纸片子。母亲坐在矮凳上,拿着笊笠开始淘洗麦子。颗粒饱满的麦子沉入水底,轻瘪的麦余浮在水面上。母亲先把浮在上面的一层撇出,一反手倒到片子上,晾晒干后这便是鸡鸭们可口的吃食。再把洗净铅华的麦子从水底捞出,倒在干净的凉席上。一笊笠麦子扣在席子上便是一堆,一堆堆的麦子像一个个小沙丘,在阳光下闪着光泽。母亲跪趴在席子上,用手把一个个沙丘抚平,像风。

这天的席子是我们小孩还有鸡鸭必须远离的,鸡鸭们还会被关起来,直到夕阳西下,直到麦子暖洋洋地睡醒。父亲便和母亲一起,将麦子盛了,放在板车上,拉着去打面房。天已经黑透了,打面房的生意却正是好时候。几盏60瓦的白炽灯泡高高地吊在房顶,灯上、线上、屋顶上、墙角上,还有打面房两口子的头发上、眉毛上都黏黏地附着一层面,不白,像落在泥上的霜。整个屋子雾蒙蒙的,大人们的大嗓门被吞没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我总是躲出去玩,等回来时便看到自家板车上放着两个袋子,一袋白面,一袋馓子。

每年麦收前夕,父亲都会把三口缸的余粮卖掉,清扫干净,晒一晒阳光。等新麦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先装满这三口缸。

“别慌,先留出三缸粮。”父亲总这样说,渐渐地成了他的口头禅。

父亲出生在饥馑年月,饥饿成了刻在他骨子里的记忆。让人吃饱穿暖,是父亲努力的最初方向。父亲说,手有余粮,心中不慌。这三缸粮让我

去读书

续号,二花,二黄,二黑,只有我能分辨的名字。小花是情商最高的一只,有时候会跟在两个谈恋爱的小情侣后面,去湖那边的小凉亭,人家在看风景,它便等在旁边,小女生也会蹲下来拍拍它的头,它的眼神有些忧郁,它会思念它曾经的主人吧。其实那个时候小花已经怀了孩子,母性让它更依赖人类,但是它在学生们放寒假的时候,独自生下了两只小狗崽,也许四只,但只活下来两只。不知道它如何捱过漫长的没有食物的冬天,它原来的主人会回来看它吗?

上课的时候我会走神,一次老师讲到动物为了训练它们的孩子生存本领,会跟它们撕咬,追逐打闹。小花也会在天气晴好的时候,把小小花儿领到草地上撒欢,两个咬它一个,它丝毫不恼,之前以为它们也在享受天伦之乐,却没想到小花原来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布谷总在远处叫,声音急促,低沉,天不亮就高一声低一声地传过来,穿过玻璃窗里面厚厚的褐色窗帘,叫醒梦中人。于是穿衣出来寻找,才发现外面下了雾,寻了声音走着,心里就会出现莫名伤感起来,布谷的叫声有着思念的味道,在这样一个雾气茫茫的早晨让人想起母亲,她也会想我吧,但是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可是布谷一直在叫,有雾的早晨或阴雨的傍晚都会听到它的叫声,一直到下了清雪的冬天还能听到,让人疑心起来,是另一种像布谷的鸟儿一直在叫吗?

校园里除了流浪狗,就是喜鹊,它们也看中了小柳树林边的垃圾桶,那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之一,在流浪狗的身边绕来绕去,趁机叨出一块馒头,飞上枝头。我熟悉它们的叫声,嘎嘎,喳喳,使出全身力气,似乎这样才能渲染出某种喜庆的氛围。林鸽也在树林里踱步,它们爱吃虫子和果子吧,有时候喜鹊来抢食,它们会追着喜鹊衔它的羽毛,喜鹊怕了它,飞走了。林鸽的叫声不似家鸽,有些沙哑,在枝头跳跃时跟风吹响树叶混在一起,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林鸽栖息在树上,直到有一天我在校园后面的假山上听到它的叫声,才知被我写

们哪怕是遇到灾年,也能从容应对。

父亲15岁上学,赶上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便开始在地里劳作,是家里的老黄牛教会了他耕地。凭着勤劳、苦干和钻研,父亲渐渐地成了种地的好把式。可人力毕竟有限,当传统农耕开始走向机械化的时候,父亲心动了,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去买了柴油机、打麦机,既能自家用,还能借给乡亲赚点钱。母亲不舍得,怕回不了本。父亲说:“怕什么,有三缸粮呢!”

有三缸粮打底,父亲承包了村里的土地,置办了打玉米机、发电机、农用三轮车,地里的收成也从每亩的三四百斤到七八百斤再到一千来斤,家里的粮食也越来越多,最多的一年,一袋袋的粮食垛在一起,把家里的三间大瓦房堆得满满当当,人必须侧身才能通过。爬到高高的麦垛上,手几乎能触到房梁。

后来,三缸粮不再存放在家里,变成面坊的小本本,变成银行的存折。后来,父亲还养过桑蚕,种过蘑菇,做过小生意。后来,我们搬进了社区,住上了楼房。可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搞什么建设,做决定的时候,父亲总会说:“别慌,先留出三缸粮。”“怕什么,有三缸粮呢!”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寡言的父亲说不出这样的话,却用“三缸粮”讲述了这些道理。我吃着“三缸粮”慢慢长大,渐渐地,我开始明白,“三缸粮”凝结了父亲的爱与智慧,父亲用三缸粮扛起了为人子女、丈夫、父亲的责任,给了我们一个安稳的家,也用三缸粮教会了我们要居安思危的意识,要懂得风险可控的原则,更教我们要敢闯敢干不懈奋斗!

我把“三缸粮”的故事讲给爱人听,也讲给孩子听。“三缸粮”这几个字虽然没被写在家训里、挂在墙上,但无疑它就是我家的家风。在工作 and 生活中,每每踟蹰思量时,脑海中便会响起父亲厚实的话语:“别慌,先留出三缸粮。”“怕什么,有三缸粮呢!”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进诗歌的布谷声是它发出来的,二声一度,反复不已,真的是思念发出的声音。

一年来,我仍然辨不出方向,偶尔天晴,走出教室,太阳亮闪闪地挂在蓝天上,那一瞬有一种找到北的感觉。王老师说过,找不到北的时候抬头看看太阳。但回到宿舍又南北不分,明明是从宿舍的北门进去,但我总是觉得是从南门进去,还纳闷,下了崽子的流浪狗为啥偏偏去对面的男生宿舍门口挖了一个洞,它不应该来女生宿舍门前挖洞吗?母性会让它产生安全感,但仔细想想男生宿舍的门在阳面,小花对温暖的信任要超过对母性的信任。小花是正确的。

一日无课,天空晴朗,我心里生出非要辨出方向不可的想法,就去了小黑河,阳光晃得眼睛生疼,站在木板桥上闭上眼睛,想象着右手边是每日上课的教学楼,左手边是一条漂浮苔藓的小河,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的最南端过着有书读,不用洗碗的神仙日子——睁开眼睛,太阳已经往东边偏移,它要落到东山去了……

我莫名地烦躁起来,树,鸟巢,小黑河,以及穿过小西街去坐通往市区的27路公交车,没有一个成为我辨认方向的参照物。路上遇见小云,便跟她去操场散步,我俩聊了彼此的生活,从童年到上学,到工作,以至把深藏心底多年的秘密也全盘掏出,那些郁结胸中多年不得解的困惑在一瞬间被驱散,心里一下就释然了。觉得她是我失散多年的老友,告诉我经过世事沧桑,走过千山万水,要活得波澜不惊起来。在她看来,月亮挂在北方的天空也不是很丑的事情。

直到毕业,我依然没有辨过来东南西北。那是一段晨昏颠倒的日子,是我暂时逃离生活又不时被拽回生活的一段日子,矛盾重重,又欲罢不能,但我知道此行的意义,我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样一个盘旋脑中多年的梦想,觉得自己有一分才能,待成熟,待开发。

黎憶语怀

□赵子阳

揽日月之精华,捩天地之灵气,运自然之妙有。亿万斯年,结浊峻清,厥有此山。横亘五百里,险折天脊。拱卫敕勒川,雄屹北地。古称阴山,又名祁连。为匈奴之苑囿,实畿夏之锁钥。崩岗嵯峨,拒大漠而藩中甸;仓鹫踞墟,括三市而扼八方。麦黍浪滚,南拥朔陇苍苍;牛羊珠玉,朔望草原莽莽。牧耕吟咏,人文渊藪。山藏宝符,国脉根基。

夫登高以临远,乘骖骤而先騖。九峰峙左,料木耸右,哈达门负其阴,圣水梁居其阳。复有九龙湾小井沟,左穿右括,比肩连坐;蟠龙山笔架山,前拥后抱,古韵仙风。至若四时交替,阴阳回轮,则百川竞秀,万壑争荣。尔乃滋生怪诞,每参斗牛。水美草茂,一往幽深。桃花斗紫,杏坞番红;金塞画屏森列,虎头飞瀑悬天。金鹤屯山,蛭莹连环;稀土独步寰宇,铝矿久居前列。斯诚天下之大美,人间之绝独者也。

曩昔鸿蒙肇判,北魏先祖逐水以居,刀耕火种,大窑山遗址为证。暨乎獯鬻林胡匈奴,北方群雄恃山而动,虎啸风生,华夏史文脉可循。方其洪水泛滥,夏禹治水土方;九州荒芜,周王征伐戎狄。乃有胡服骑射,设郡始以定疆;汉武振旅,登台终以息兵。拓跋鲜卑,盛乐都而宏业成;土默蒙古,贡市通而青城筑。至若杨坚李渊,数帝出弦;卫青李靖,群雄驰焉。更兼关院集团,以野遭文,大气新凝,托起煌煌盛唐。草原丝路,茶马互易,诸华并居,遂成融融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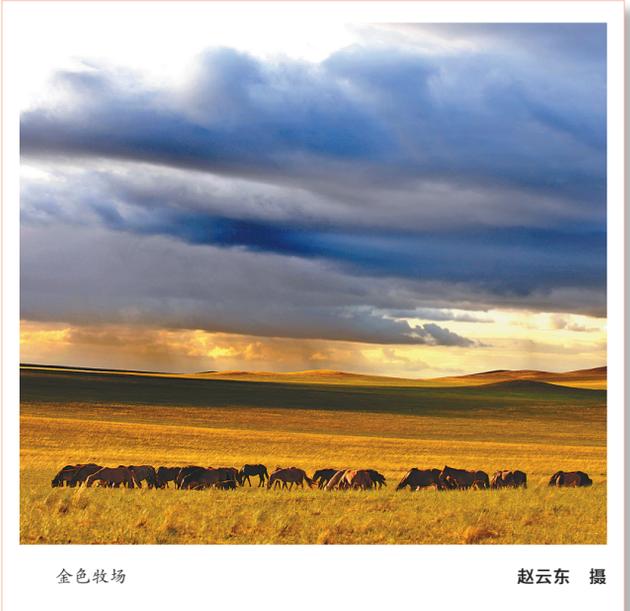
从来风物殊胜,必蕴人文阔闳。昔秦皇欲游天下,乃治直道;圣祖亲巡

边陲,方有五原。三国一将,吕侯候画戟难匹;一门三后,独孤那侧帽风流。况乎司马迁远适青岭,以参《史记》;郗道元躬考白道,而注《水经》。诗家天子,笔塑龙城飞将;纳兰容若,词摹大漠雄关。苏武张骞,守高节兮塞上;孟舒魏尚,遣佳话兮云中。重耳流亡狄国,退避三舍;崔寔郡守五原,长治久安。复有蒙恬造笔、六郎驰箭,传之不朽;耶律楚材、马可波罗,倚之扬声。至于王昭君出塞,蔡文姬归汉;花木兰从军,三娘子筑城。斯亦红颜以报国,巾帼而立名者也。

尔乃天步中微,金瓯幅裂。兵燹连年,红旗漫卷。荣耀先肇其端,高风英扬其烈。云腾以致时雨,风颭而见天虹。蒙犯霜露,义师齐集面密;经纬风雷,蒙汉抗战青山。昼伏夜游,顽敌闻风丧胆;风行电击,寇兵斥突狼奔。是以六战六捷,救生灵于倒悬;三绥三地,挽宗覆于将坠。逮乎外侮方平,内忧萌蘖。终以绥远方式,冰释前嫌而联袂。民族自治,探賸索隐而踵华。

洎乎纪元新开,国运宏裁。亮丽北疆盛矣,生态文明兴焉。通脉山川,广植木而御风;全新时代,更循胜以引凤。鲜花港、百草园、乌素图、哈达门,通衢恢恢,须臾可达;赵长城、魏行宫、喇嘛洞、美岱召,古迹袅袅,倍添韵致。是以自然共人文兼美,生态借旅游齐飞。游客初至,乍疑南国;归雁数来,每惊陌乡。嘻嘻!青山不老,历久弥新。人文焕彩,众美偕环。守望相助,鸿鸾凤立。悠游永契,秋肃春温。

古弦韵歌



金色牧场

赵云东 摄

巴彦浩特的性格

□王惠琼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巴彦浩特也不例外。古朴安宁是她,雍容大气也是她。

沿着时光的阶梯,拾级而上。近两千年前,大汉帝国那位投笔从戎,凭着自己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治理西域三十一年,平定西域五十多个国家的定远侯,可曾在这里驻足?跨过定远营厚重的城门,迎面扑来的古旧气息,让我们这一群红尘来客,将喧嚣抛在身后,心逐渐沉静下来。墙角、檐下、壁上、柱脚,那一幅幅砖雕、木雕、石雕上的花鸟虫鱼、吉祥纹饰、神话传说,以及乾隆帝亲自赐名的延福寺,并赐用满、藏、蒙、汉四种文字书写的金字匾,无不彰显着阿拉善王爷家尊崇的地位。

延福寺的转经筒上,曾留下过谁的指纹?指尖在触动经轮的那一刻,是忏悔往事,还是祈祷消灾避难,抑或是修积功德?此刻的转经筒安静地站在这里,如果可以,它也许想说,一个人若心存善念,乐于付出,安于平淡,那么在漆黑的夜晚仍然能够听得到花开的声音。

夕阳的光辉,受着黑夜的步步紧逼,逐渐淡去了它的光华。古朴宁静的巴彦浩特再也没掩饰不住她雍容大气的一面。营盘山上冲天直立的火箭观光塔,是以神舟七号为原型,按比例建造而成。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茶私舍语